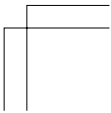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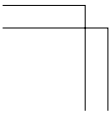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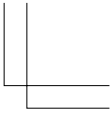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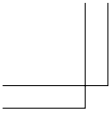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我一直刻意在演說時盡可能地保有一些俚語，這樣做通常會冒著被視為差勁或粗俗的風險。凋零中的國家必將流失他們的俚語，而這一直是喪失自由的前兆。……優秀作家會大量地使用俚語，因為它們是語言的生命和精髓，沒有任何俚語會令人掛慮，擔心它會減低語言的力道和莊重。……同他人交談時，我會採用他們所使用的措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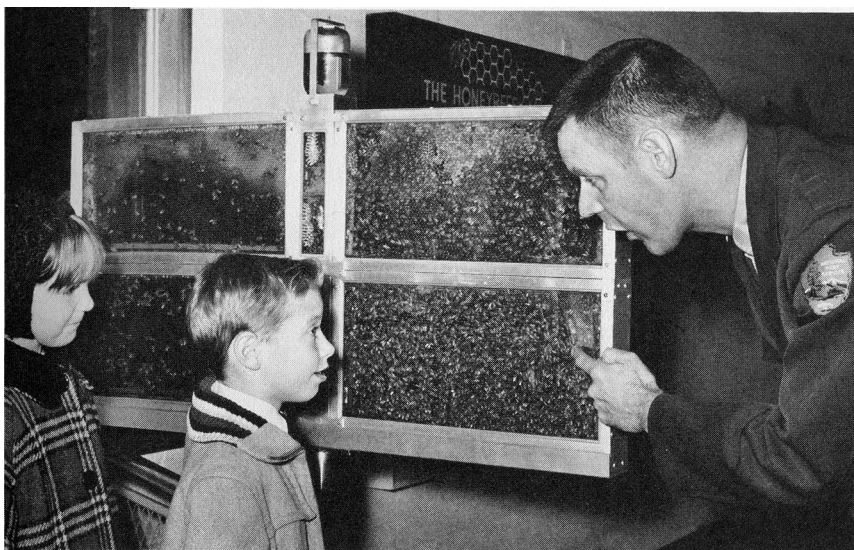
——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譯者註：古希臘的演說家和政治家）】對歐布利德斯【Eubulides（譯者註：古希臘哲學家）】之言。語出華德·藍道【Walter Savage Landor（譯者註：1775-1864，英國詩人與古典學者）】所著的《想像的對話》（Imaginary Conversations）。



第一章 解說的原則

本書所用的「解說」一詞，是指新近才引進我們文化界的一種公共服務，至於它的精確涵意究竟為何，想要從字典裡找出充分的定義將會是徒勞無功的。除了舊有的含義外，「解說」另具一些現仍通用的特殊意義，例如由語言學家將某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或解釋法律文件上的意涵，甚至是對夢境和預兆所做的神秘解釋等。

然而，每年有上百萬的美國人參觀了國家公園、國家紀念地、州立或市立公園、古戰場、公有或私人的歷史建築，以及大小規模的博物館。藉由保護這些聖地和珍寶，使人們能欣賞並沈浸在這些自然與人文襲產的故事裡。



National Park Service, Abbie Rowe

圖1 具有社群特性的昆蟲是很好的解說素材。在華盛頓特區的岩溪自然中心（Rock Creek Nature Center）裡，清楚的蜂窩內部構造不論對孩童或成人都深具吸引力。

在上述大部分的地方裡，如果遊客願意的話，他將可接觸某種可供隨意選擇的教育活動，這種教育在某些方面是優於教室內的課程，因為遊客們在現場可親眼見識事物本身，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者是人為的精雕細琢。俗語說：「走訪歷史勝境，強於讀萬卷書。」親臨科羅拉多州大峽谷（Grand Canyon）的斷崖邊，俯視其巨大深淵所帶給人心靈的提升，遠超越言語所能形容。

數以千計的自然學家、歷史學者、考古學家，以及其他領域的專家們，在管理守護這些襲產的過程中，為了提供遊客們所需要的服務，因此致力於揭露與「美善」和「驚奇」有關的事物，即彰顯深藏在其所見所知背後的啟示與精神意涵，這些工作便稱為「解說」（interpretation）。

字義上的多重解釋恐會引起誤解，況且有人視遺產的說明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無須矯揉造作，因此即使是那些致力於此新式教育活動的人們，對於使用「解說」這個字彙，也存在著一些雜音。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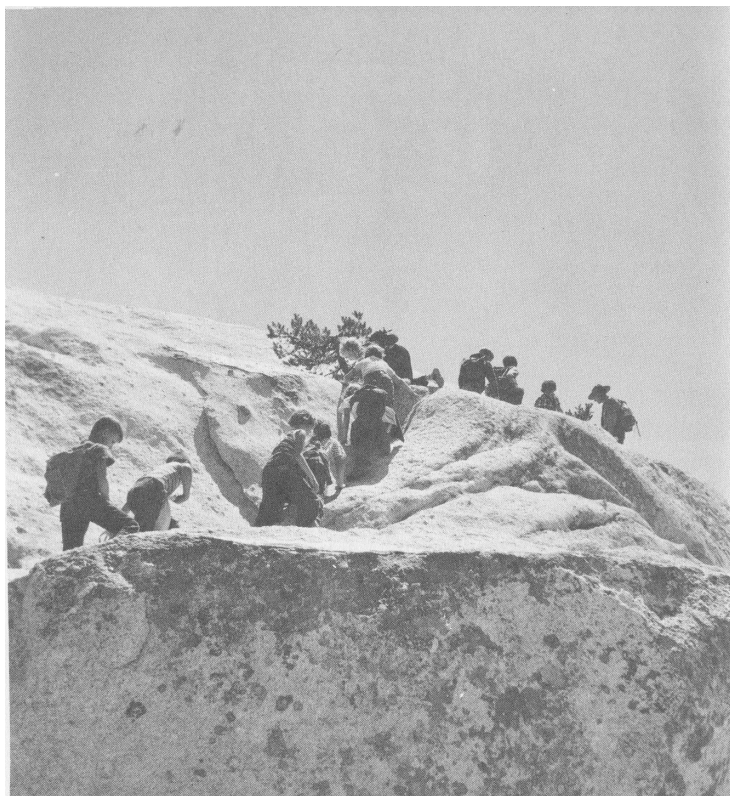


National Park Service, Jack Boucher

圖2 自然界最大的實驗室是海洋。
一位解說員告訴小朋友在阿加底亞海岸（Acadia's coast）的海洋生態系中海星所扮演的角色。

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贊同他們的意見，因為實在無法再找到另一個詞彙，能如此貼切地描述我們在國家公園或是任何相關機構所正嘗試進行的教育工作。

然而在前述這特殊的教育活動中，不論是在科學、藝術，或者兩者兼具的領域之中，確實存在著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到目前為止的「解說」，不論是卓越的、不錯的、尚可的，或是令人不滿意的，都僅含糊地奠基在少許的解說哲學上。



National Park Service, Douglass Hubbard

圖3 在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土歐魯米草原（Yosemite National Park, Tuleolumne Meadows）的兒童自然步道上，一群活潑熱情的孩子們正爬上花崗岩的斜坡。

不論是在國家公園或一些規模較小的地方，我都曾親歷過一流的解說服務。然而我也發現，有些解說員並不懂得解說的原則，而只是憑藉著直覺來解說。我誠信，倘若世上真有全備的直覺和靈感可供依循，這將會是提供解說服務的絕佳方式。但實際上我們並不具備這樣的天分，因此只要曾聽過一些較差的解說，你一定衷心地期盼著能有一些可供教導的解說原則，以及專門培育解說員的學校。



National Park Service, Douglass Hubbard

圖 4 解說員卡爾·夏史密斯（Carl Sharsmith）教導遊客如何以松針撥弄猴花（monkey flower）使其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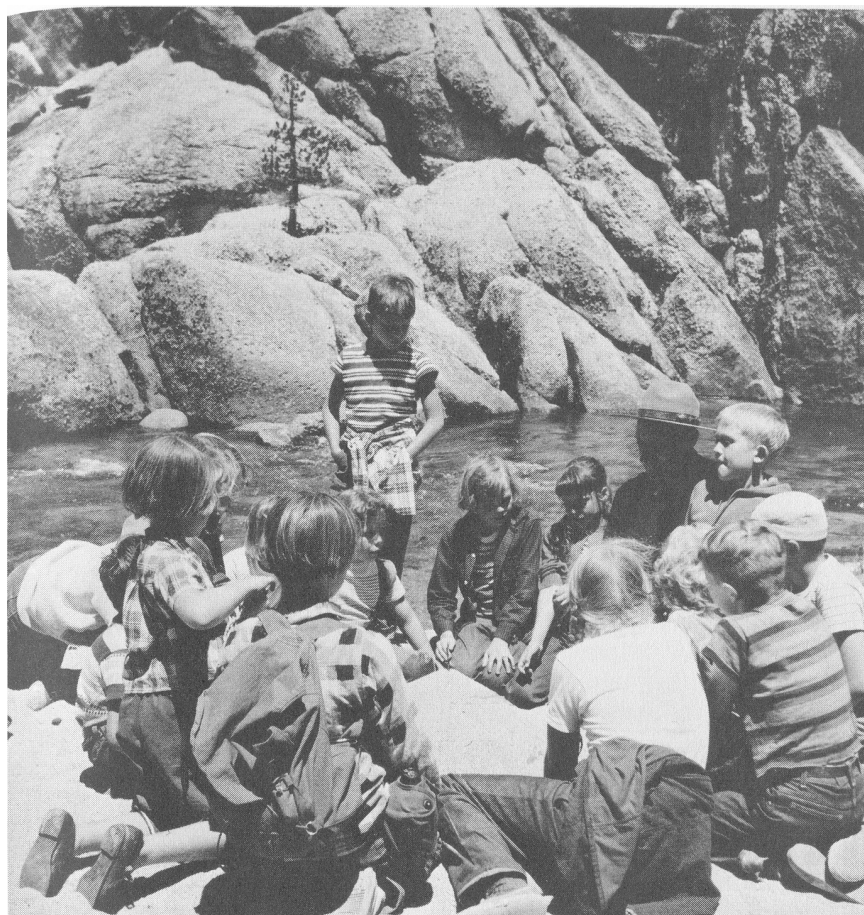
本書的肇因是為了探究在前述各類保護區裡的解說實務；同時也想探討是否存在著一套解說哲學與一些解說基本原則，即使這些解說哲學和原則並不一定能鼓舞解說員們，但至少能幫助他們建立可勝任解說工作的自信。



National Park Service, Douglass Hubbard

圖 5 透過明亮的眼睛可以發現草原上許多奇妙有趣的事物。

自從人類最早的文化活動開始時就有了解說員，每位偉大的教師都是解說員，只是他很少明確地察覺自己正在從事解說，而且他的「解說」是很個人化並內隱於教學裡。在一場稱為「聖誕信息」（A Christmas Message）的講道中，哈里·佛斯狄斯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將「解說」的意義闡釋的淋漓盡致，在提到耶穌時，他說：「這世上有兩種偉大，一種存在於時代巨人的天分裡……，



National Park Service, Douglass Hubbard

圖6 流經花崗岩的河流，將沖蝕而出的沙子一路帶向太平洋。

他（或她）開創了歷史的進程；而另一種則存在於具有啟發恩賜的個人中，他（或她）揭示了那始終存在而人們卻茫然未知的普世原則，偉大之處在於其所揭示的，遠超乎其個人的不凡。……在任何領域中，最偉大的乃是揭示普世性的原則。」。

過去幾十年來，為何我們的大學生在提及一些特定的教師時，都會充滿尊崇與敬愛？譬如哈佛大學的柯普蘭（Copeland）和查爾



National Park Service, Douglass Hubbard

圖 7 黃石國家公園裡的海灘松（lodgepole-pine）森林，是休憩和傾聽大自然故事的理想地方。

斯·諾頓（Charles Eliot Norton），以及布朗大學的彭勃思（Bumpus）（在此僅由眾人中列舉這三人）。因為這些人透過其所具備的人類心靈共通性，常能直覺地穿透事物的表象，進而清楚呈現出事物的精髓。彭勃思的一個學生曾說：「吾師全然因活在地球上而歡欣，因為從中他發現了許多事物。……而他也享受於以全新的亮光來看待這些事物。……他永遠記得呈現這些亮光時的那種『感覺』，而且也不會忘記去述說一個故事的需要，這兩者都不亞於說出實際事實的重要性。」。

以水杉類的巨木所截取的橫切薄片為例，將其上的年輪與人類歷史的時間圖相互聯結，這是優秀的解說員所創造的解說理念。

「解說」的有效性，端賴精心設計的研究得以逐步提升，因此，在本概論性章節中強調研究的重要性應是適當的。威廉斯堡殖民地（Colonial Williamsburg）的艾德華·亞歷山大（Edward P. Alexander）刊登在《古代雜誌》（Antiques）裡論及歷史遺蹟的文章中寫著：「歷史遺蹟的妥善保存是需要持續的學術性調查研究，而它也是史蹟保存之活水源頭。可靠的歷史和適切的解說，兩者都需要以事實作根據，而學術研究正是獲取這些事實無可取代的唯一方法，也是維護任何史蹟所不可或缺的工作。」。

威廉斯堡殖民地本身即是完美的歷史遺址範例，由於洛克斐勒先生【Mr. Rockefeller（譯者註：洛克斐勒基金會的創始人）】的慷慨贊助，如今藉由各領域中最稱職的研究人員之才能與經驗，已精確卓越地重現美國早期歷史的鮮活片段。

在國家公園署（National Park Service）裡可發現為數豐碩的研究證據，而且不單是在歷史部門而已。以克瑞特火山湖（Crater Lake）為例，「解說」帶給遊客的不純然是美感的享受，從中更能